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文 学

①8

湘潭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文学

⑮

湘潭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八卷 第四号

文学画报	五
蒲公英 蔡希陶	九
炼(续) 齐同	二〇
连获美国诗歌奖金的女诗人 石	三八
松喜先生 蹇先艾	三九
《钢是怎样炼成的》已有英译本 石	五一
金田村(续) 白尘	五二
普希金底抒情诗(续) (俄国)壁沙了夫著 王凡西译	七九
听潮梦语 王统照	九五
万叠赛耶夫的七十寿辰 石	九八
退色的金枝 臧克家	九九
收割 厂民	一〇〇
春荒 陈雨门	一〇一
我们要求诗人 庄重	一〇三
麦场上 郭兆儒	一〇四
上流人 欧阳山	一〇五

新计划 李辉英	一一六
醒世恒言的来源和影响 赵景深	一三五
德国流亡作家的文学杂志——Das Wort 芬	一四〇
通讯 五城康雄 王统照	一四一
编后记	一四四

第八卷 第五号

秘密的故事 舒群	一五三
白朗宁夫人的诙谐	一七三
热带小景 艾芜	一七四
普利鲍埃的《对马》已有英译本	一七九
上流人(续) 欧阳山	一八〇
作为写实主义者的哥德 甘粕石介作 周学普译	一九一
迭更司的晚年	一九七
金田村(再续) 白尘	一九八
听潮梦语 王统照	二二七
流亡者底乞讨 卓尔	二三〇
场园上 温树培	二三一
望雨的心 陈宪泗	二一二
午夜 沙蕾	二三三
死囚曲 沙蕾	二三四
来 风磨	二三四

愿望	风磨	二三五
烧饼炉旁	风磨	二三五
谈诗小记(四)	息	二三六
樱花凋残的时候	陈琳	二三七
收到图书杂志志谢		二五一
铁门风味	钦文	二五二
我淌着冷汗	唐弢	二五七
圃人之为圃	息	二五九
『突勒夫阿斯』	邵灵芬译	二六〇
空中恐怖		
——一九三三年五月遵化城外速写	陆坪	二六五
边城往事	汪洋	二六七
林家铺子	葛葆楨	二七二
雪夜	何奏	二七三
谈诗小记(五)	息	二八一
一九三六年的贡古尔奖金	严大椿	二八二
编后记		二八三
来信与解答	俞□鑫 彭慧	二八五
中学选读古经传问题	傅东华	二八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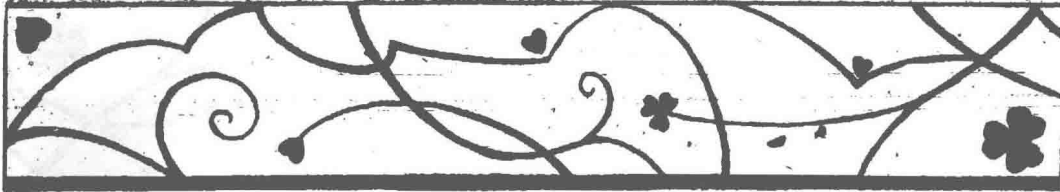
第八卷 第六号

普希金的逝世百年祭	戈宝权	二九九
-----------	-----	-----

小鸟 普希金	三一八
不祥的人 陈乌狗	三一九
秘密的故事(续) 舒群	三四二
回家 黑丁	三六三
英报赞美《钢是怎样炼成的》	三七六
生命的抓手 臧克家	三七七
关于莎士比亚的曲解 何家槐译	三八一
随时随地的话之三 四 晓岑	三九三
《安娜·卡列尼那》编剧上演	三九六
教师节 罗洪	三九七
西班牙作家游苏	四〇三
入山吊丧记 盛焕明	四〇四
私货船 高子里	四一一
过渡 陈雨门	四一七
火 方家达	四一八
普利鲍埃六十寿辰	四二三
编后记 编者	四二四

文學

第八卷
四月號
第四期



文學

第八卷・第四號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一日出版

蒲公英

蔡希陶(五七)

煉(續)

齊同(六〇八)

松喜先生

蹇先艾(六二七)

金田村(七幕史劇)(續)

白塵(六四〇)

普希金底抒情詩(壁沙了夫作)(續) 王凡西譯(六六七)

聽潮夢語

王統照(六八三)

詩選

退色的金枝

臧克家(六八七)

收割

厂民(六八八)

春荒

陳雨門(五九九)

我們要求詩人

莊重(六九二)

麥場上

郭光儒(六三)

上流人

歐陽山(六三)

新計劃

李輝英(七四)

醒世恆言的來源和影響

趙景深(七三)

通訊

五城康雄先生來信

(七二)

編者復信

(七三)

編後記

(七三)

畫

逃亡的人(附小詩)(木刻)

張望刻

守衛(木刻)

陳烟橋刻

黎明(木刻)

陳烟橋刻

是時候了(木刻)

張望刻

美好的禮拜五之夜(凹版影刻)

M. Kono 刻

莫斯科郊外休息處(木刻)

G. Tuganov 刻

英國現代新詩人奧騰像

M. Peado 畫

英國現代新詩人司賓特爾像

H. Moore 初稿

農夫(影刻)

J. 達勞刻

路工(影刻)

J. 達勞刻

(附達勞略傳)

刊



烏雲的巨掌掩去月亮

一把火炬燒作白晝的太陽

成千足影踏平地面的高低

幾百顆慌心衝激成海濤的模樣

每張焦臉上閃爍着

明銳的眼光探視着原野的空曠

每個苦心放不下

早給洪水吞光了的故鄉的兵患

孩子們在這樣苦難中怎得不哭啼

冷夜荒村的吠犬也分担一分災難

憑着火炬他們要打出一條生路

為要生路他們綴成條骨血的巨索

時代的暴風雨是驅打人類的鐵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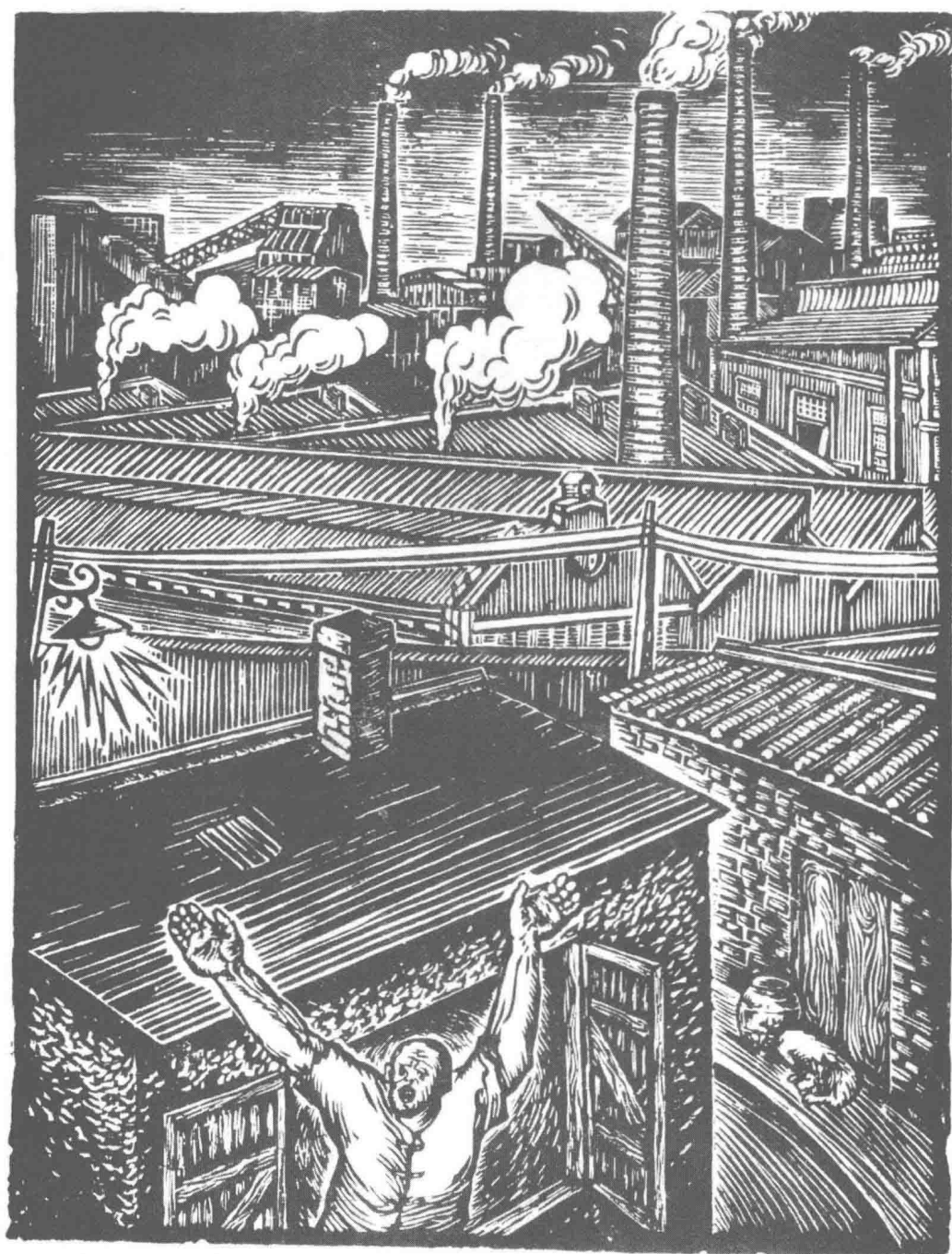
未來的喜悅就等待在明天的日出

一九三六年，十一，八日草于潮安。



守 衛

陳 烟 橋 刻



黎明

陳烟橋刻



是時候了

張望刻

蒲 公 英

蔡 希 陶

楔 子

在地球的這一隅，也是隨時在發生着一些悲歡離合的故事，你知道嗎？

那兒，正和我們所住的地方一樣，白天晒照着溫和的太陽，夜間幽美的閃現着星星和月亮。噓——一陣風吹過了，樹葉在搖頭。噓——噓，驚起了一隻斑鳩，是青猴扳下了一枝樹枝。也有溪流，也有石岸，什麼東西都有，就是沒有人類。

這些猴子們，雀兒們，大樹和小草，千萬年來在一起過活，就不發生一些故事嗎？歷史學家從來不寫牠們，小說家也容易忘掉牠們，可是實際上在每一分鐘裏，牠們都在作着一些事體：或者謀飲食，或者遊戲，或者戀愛，或者為牠們的種族奮鬥。

蒲公老人

在那兒，年歲最大的要算蒲公英了。非但他的歲數大，而且就

是小蒲公英一生下來，也已經是滿頭白髮，天然一付老態龍鍾的相貌，不由人不望而起敬。蒲公英的歲數，沒有人知道，因為沒有人比他歲數更大。據他自己宣稱，自從地球面上涼冷凝固下來的時候起，他已經降生了。他有長生術，從不會死，只要在嚴冬時節休眠一會兒就夠了。

蒲公英的歲數雖然大，然而身材却矮小非凡。他一歲時有四寸高，一萬歲還只有四寸高。他自己說這是養生之術，因為拼命的把自己擴張開去總是太費力太危險。不看見那些暴發戶的楊樹嗎？一年長五尺，三年長一丈，十年長到四五丈，終於長空了心子：呼——呼，一陣大風，倒了。還有那些向日葵呢？一有了生命，就拼着命往高裏長，三個月就長成一棵小樹似的，可是一旦使盡了精力，逢到秋風一起，馬上就命歸黃泉了。

所以蒲公英的養生術，就在於「不要生活得太勇敢。」

蒲公英的葉子又瘦又長，而且顯出破爛不堪的形狀，為的是叫人知道他是窮漢，免受強暴者的覬覦，又能表示一種「清高。」

五月是他最愛裝束的日子，然而他也只敢開一簇黃色的花，聚成一團，人家看去就跟一朵花似的花。一過，他就裝老了：披上滿頭白髮，鳥兒不想吃他，蟲兒不敢害他。

春

冬天完的時候，太陽慢慢的有了勁兒，曬着滿山的枯樹枝，癢癢的。泥土化凍了，水氣在地底下吱吱的輕微鳴叫。黃土潮潤起來，新出洞的狗熊一踩上去就是一大塊腳印。橡樹林裏一片靜，乾乾淨淨的枝條，一張葉子也沒有，太陽一直能照到樹腳，林地上映出了一條條的黑影。嘹，突然飛過一隻山麻雀，歇在枝頭。才站穩腳，又被這初春的好天氣興奮起來，驚奇似的向四圍瞧了兩眼，嗖的一下又展翅飛了。

呼——呼，北風又起了，冷得橡樹們直抖嗦。各種植物的種子都被水份漲得飽飽地，想抽芽了，可是誰都怕春寒，不敢鑽出頭來。狗熊在岩洞裏蜷伏了一整個冬天，天天舐他的前腳掌，到現在已經餓慌了，只得硬頂着寒風爬出洞來找點東西充饑，他沒精打采地在樹林裏轉來轉去，一把一把來翻攪着橡實，又厭煩的扔開。原來地下的橡實不是蟲蛀便是霉爛，十個裏也挑不出一個好的來。他又好容易找到了一個蜂窩，然而蜂蜜早已告罄了，光剩了一筆餓蜂在嗡嗡地爬叫。他有點燥悶，一掌將蜂窩打個稀爛。抬頭望

望樹枝，一點綠信還沒有。他抓抓鼻子，長嘆一口氣，他盼望春天快來，櫻桃快熟，刺莓快紅，山雞快下蛋。可是時候太早，山上一點綠色的東西都沒有，他只得懶洋洋地踱回岩洞去再熬幾天餓。然而在同去的途上，他却發見岩腳下有一棵蒲公英，已發出兩張綠葉來了。這不禁使他驚訝，而且自信，春天是快要來臨了。

蒲公英恰巧住在一塊大崖的腳下，冬天的狂風雖然刮倒了四丈高的老柏，可是始終沒傷害他半分。旁的花草還縮頭埋在土中的時候，他已能利用他避風向陽的地勢，欣然伸開胳膊來曬太陽了。他每年都比大家出現得早，都比大家先得到陽光的撫愛。誰都羨慕他佔的地位好，可是誰都沒有去搶奪他的地位。大樹們嫌那兒是一條石隙，將來無從擴展，小草兒們素來畏懼他，尊他為博學多識的老先生，更不敢去侵惹他。於是多少年來，他都安然地享有着這片溫暖的地面，過着比旁人都要容易的生活——春天先發葉，冬天後凋零。

他抬頭望望橡樹們的枯枝，又瞧瞧地下茅草們死黃的樣子，不禁欣然自得起來。他在身上披一件白毛衣，擋一擋這令人打噴的春寒，他又用粗壯的多年老宿根，拼命的吸取水份往葉面運輸。因為他知道一個禮拜以後，天氣一熱，街坊們全蘇醒過來，水份勢必不夠分配。

果然不出幾天紫羅蘭和諸葛菜都在土面上露出了綠芽。她

們都是剛出生的小娃娃，兩片子葉又嬌又嫩，在寒風中合在一起，不敢打開。

「娃娃們，出來玩兒呀，別老捧着臉！」蒲公英找不到街坊輩談已經有好幾天了，看見這些小娃娃們鑽出土來，不禁從心底裏這樣狂叫出來。

新出世的紫羅蘭突然聽到了這樣一聲巨大而沙啞的叫聲，直駭得想再縮回到地底下去，諸葛菜究竟要胆大些，她回過臉來一瞧，見是一棵衣衫襤褸的蒲公英在那裏招呼，嚷：「她生來就非常乖巧，就很尊敬的請了一個安，說：

「老爹爹，您早！」

蒲公英一想，這娃娃嘴老，倒要瞞他一瞞，別讓她大起來胡撒嬌——料她一年生的小娃，識不透這玄奧。

「你早，你勤快，好娃娃，好好做人，總要對得起你媽！」他突然如其來的裝出一付悲梗的喉嚨說。

「哟，老爹爹！我的媽在那兒呢？你知道她嗎？」小諸葛菜馬上着急起來。

「唉！」蒲公英長吁一聲，像是不勝去回憶一件悲痛的過去似的。「小諸葛兒，你不要悲傷，你的媽媽在去年經不起冬風的摧虐，已經黃了。」

「什麼是『黃了』呢？」

「死了！」

小諸葛體嚐到了生命中第一次的悲哀；她忽然的知道了自己已是個無依無靠的孤兒，幼穉的心靈中立刻充滿了十分的惶懼，睜大眼睛望了一望這位說話的老頭兒，竟號啕大哭起來了。

「不要哭，」蒲公英裝出很慈仁的樣子說。「你媽媽怎樣熬得過這陣冬風呢？許多年青的女人和男人都一起黃過去了，誰也脫不了這災難。你媽媽知道自己要黃了，趕緊把你們姊妹們扔出懷抱，埋藏在土底下。她再三地懇求我，讓我好好地照顧你，讓你成長。」

小諸葛菜只是掩着臉哭泣，也不知道怎樣去回答才好。

「不要哭，小諸葛兒，她臨到要黃之前還再三的哀懇我，讓我做你們的保護人。我就看守了你們一個冬天，喂你們水，替你們蓋上被窩，一直到今天看見你們出來了。看見了你們出來，我是多末安慰啊，多末替你的媽媽慶幸啊！」

蒲公英說的時候是如此的慈祥，如此的表示負責，使小諸葛不由得不把悲傷的心平靜下來，而且發生了一個只有小娃娃們才問得出來的疑問。她掛着眼淚說：

「老爹爹，但是你怎麼不黃呢？」

這使蒲公英吃了一驚。他本想照實跟她說自己是屬於多年生的一類的。可是那樣的回答一則是小諸葛還聽不懂，二則是不